

鬼天下

狂梦天涯

熊沐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鬼天下系列之六

狂梦天涯

熊沐／著



图书馆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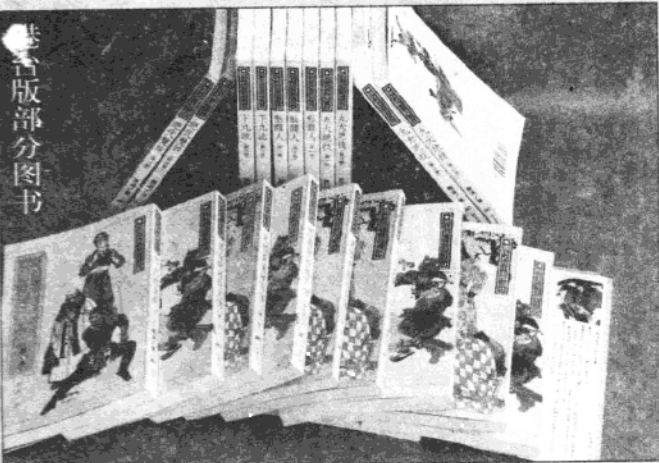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8/784



0377328

13

熊沐先生被港台读者推为大陆的金庸



港台部分图书

台湾 林郁工作室 协和图书有限公司 小翔书房

与大陆同时出版熊沐武侠小说作品集

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罪！”

段奢轻声一笑，说道：“动辄拿人问罪，可不是治世之行。”

那人哼一声，说道：“臭酸，我要碾死你，如同碾死一只臭虫！你是谁，哪里人，做什么的？说！”

段奢说道：“在下是大理人，是来这里见一个人的。”

那人一听得他是大理人，便胆子更壮了，叫道：“就是大理王来了，他也得拜会秦相，你算什么？拿下他！”

顿时一阵骚乱。

段奢仍是在那里喝酒，只是不理。那几个人过来，被那老童少童一掀一扔，便飞出去，叭地摔在地上，好不狼狈。

有人叫道：“你不要走！”便跌跌撞撞下去找人。

只一会儿，飞来几位捕快，问道：“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”

便听得有人指着道：“就是那个拿扇子的，他是大理人，是一个污辱秦丞相的叛逆，拿下他来！”

这边公子两人看不惯了，凑过去说道：“人家是大理的人，对秦丞相也没说什么，只是那几个人喝得醉了，方才惹事。你放过他好了，大理是友邻，再是属国，惹得出事，也是不美。”

那几个差人看段奢，也不像是怕事的人，心里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位公子说情，你走吧。”

段奢对着这公子一揖，说道：“这位公子，能不能请去一叙？”

这公子回头看一眼俏童，说道：“好，便请段公子先行。”

两人来到了段公子住处，段奢看着这公子说道：“公子极

像我的一个旧熟，不知道公子贵姓？”

这公子抿嘴一笑，说道：“姓唐。”

段奢笑说道：“是蜀中唐门中人，是不是？”

那公子一犹豫，段奢笑了，说道：“依我看，你不是什么公子，只是一个小姐。”

公子一笑，也索性说明：“我是思思。”

难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思思，是能振兴唐门，妙计过须眉的唐思思吗？

段奢说道：“不知道思思小姐为何要离开唐门？”

思思当然不能讲明是因她的哥哥，只是说道：“我想出来看一看，原来在唐门管事，走不开，此时有哥哥管事，我乐得轻闲，便出来游玩。”

段奢看着她，说道：“蜀中有了大事，不知道小姐知道不知道？”

他便把思思出走后，十大掌门逼唐逸，唐逸弄不清是不是弑师，至今仍是背着一个杀师的罪名，去杀五国将帅之事说了一遍。段奢接着说道：“我听说金人出了兵，他们的元帅泽利死了，尸体无头，兀朱退回了大金。如是你哥哥所为，真个是为了大宋做下好事。”

思思不语，她心思如潮涌：自小哥哥最疼我，但我在他出事时，还在外面闲逛，哥哥会挂念我的。再说哥哥奸人家女人，是他有病所至，自己也控制不得，怪他有什么用？十大掌门是中原的大势力，他们都去逼哥哥，哥哥会举目无亲

的。她轻声说道：“我要回蜀中去。”

段睿说道：“我带姑娘回去，好不好？”

段睿再说到绿洲之会，说到耶律重恩丧心病狂，发动五国侵宋之举。段睿说道：“我猜不透，他拿一个刚刚复兴的西辽来赌，怎么能对？再说他从来做事谨慎，这么做并不是他的一贯做法啊。莫非西辽背后另有其人？”

唐思思说道：“也可能是卓书搞的鬼主意？”

段睿说道：“我先时也猜是他。但在会上我观察了他的神色，知道不是。他先时也不知耶律重恩想做什么，后来他方才大喜过望的。他一直想攻入中原，此时方遂了他的心愿。”

思思原来心里念着耶律重恩，在成都府的楼上，她亲自为耶律重恩吸毒，那神景令一个女孩子永世难忘。耶律重恩如今是西辽王了，他再也不复是那个郁郁寡欢的公子，他心极狠，为了西辽，他竟攻入大宋，要灭大宋国，他的狼子野心，竟是如此不可理喻。

思思说道：“我看他是一个好人，谁知道他有那么大的野心？”

段睿说道：“如今他进军最快，听说他一入了兰州，便烧杀劫掠，杀光男人，奸杀女人，抢人金银，充他国库，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。待得他的三十万大军从兰州出来，兰州已是一片荒城。”

思思心道：我看他是一个好人，便救了他一命，我心里还暗恋着他。看来他不是一个好人，我看错了。此时她心情沉重，一片苦涩从心底里浮出，恨耶律重恩辜负了她的心意。

想那一天是唐才把他救了回来，是她对他一心呵护，才救了他的命，如今他灭绝人性，杀人无算，简直就不是人！

段奢看着唐思思沉思神色，心里好生羡慕，要知道段奢一生最看重的是女人的才气。此时眼前的唐思思便是一个美艳过人，才气过人的女孩儿。段奢心道：她很看重耶律重恩，原来她与耶律重恩还有一段情意。他心里涌起醋意，竟是使得他大大心惊：段奢啊段奢，你是大理皇族，国事家事都重，怎么能这么心狭？但他即是告诫自己，也不能掩得他对唐思思的一片柔情。他说道：“唐姑娘，你对他再好，他也只是嗜杀，这种人，你救不了他。”

他本来是无意说出，但唐思思脸色潮红，她心道：我救耶律重恩的事儿，段王子也知道了？莫非他也笑话我，笑我救了一个不该救的人？但看他笑得很诚挚，才知道自己多心了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救过他，本来盼他做一个好人。但他不能，我也没有什么法子。对了，段公子，你来京做什么？”

段奢说道：“我要去告诫秦桧，他前些时日要杀你哥哥，此时是多事之秋，他应一心顾念大局，再休干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。”

唐思思说道：“对了，段公子，你去看秦桧，我也去看看，好不好？”

她央求段奢，神色好像一个孩子，段奢不忍心推拒她，便说道：“只怕不大方便。”

唐思思抿嘴笑道：“人都知道你有老童少童，你让他们两

人一个不去，我与你去。好不好啊？”

她那大眼睛像会说话，直盯着段耆，盯得段公子一阵心跳，他说道：“好吧，我答应你。”

第二天，段耆带着两个小童去拜会秦桧，他身后的一个少童一会儿一笑，原来此少童乃思文装扮。老童很不满意她的举动，叮嘱她道：“你挺直了腰，哪有少童会这般弯腰的？”唐思思不理他，仍是咯咯笑。段耆看到了丞相府前，便咳了几声，示意他们两人不要再说。

那看门的远远看到了段耆，便飞身跑来，拜道：“是段王子吧，小人给段王子请安了。”

段耆示意他不必客气，那门官说道：“一大早丞相与夫人便吩咐了，要等王子来，一切人免见。请段王子随小人进去。”

段耆对那门官说道：“我带的从人久听得秦丞相大名，想见一见，不知可否？”

那门官谄练至极，他说道：“旁人可说不行，但段王子是何人，你带的人是老童少童吧？我听得丞相说，段王子有老童少童，也是人才，如今得见，三生有幸。”他一味给两个童子作揖，令唐思思忍俊不禁。

待得进院，看到秦桧的府第如今可不同于以往了，从前唐逸来两次，秦桧的府中很是简朴，令人看了也不以为然。经高宗来过后，秦府焕然一新，成为堂皇富丽的府第。高宗听说秦桧大兴土木，也很高兴，但问他道：“从前朕要你好好修府第，你不去修。如今朕不再问你，你反而修了，这是为何？”

秦桧一拜说道：“从前圣上要我修府第，那时天下粗定，国事维艰，我要修府第，天下官员再无勤勉王事者了。如今天下大定，江河日新，圣上治国，天下升平。我为首辅，如再居从简，行从陋，便显得圣上无德，大宋不富。我必得修府第，治家室，以乐升平啊。”说是高宗听了秦桧的话，还十分高兴，赐钱三十万缗修府第。

如今的秦府是天下最豪富的府第。

秦桧在花厅等着段誉，一见他来，上前携手道：“段王子远路而来，大宋有福。”他携着段誉的手，指着王氏说道：“这是拙妻。”再指着一个女孩子，说道：“这是可婴，是我的女儿。”

原来秦桧竟有这样大的一个女儿，有二十岁左右。秦桧说道：“段王子是大宋亲人，便阖家来迎，望恕唐突。”

花厅待酒，那秦可婴看着段誉，竟是越看越爱。原来她是许与一个武将之家，那人是韩世忠部将，他父亲一听得儿子要娶秦桧女儿为妻，不由得气病了，不久谢世。那儿子要守孝三年，在山上筑一茅屋，再不出山了。秦可婴一开始还念着他，后来也讨厌他。她去了一次山上，看他那样子，耳朵里有厚厚的泥土，身上都是臭味儿，她恶心许久，再不去看，从此家人一提起那人，她便要发疯。

听说段王子来了，她忽地来了兴致，久听说那个段王子是一个俊俏公子，怎么不能对他有情？如是嫁他，人也风光啊。

一看到了段誉，她像是渔人看到了大鱼，心内十分高兴，

她对段奢说道：“段王子，小女有礼了。”

段奢十分不惯，心道：我要见秦桧，他拿出家眷来，有什么意思？

秦桧说道：“请段王子花厅里坐，待茶攀话。”

两下坐定，那秦小姐对段奢看来看去，越看越爱，原来一生姻缘却在这里，竟看得眼珠子都不转了。盯得唐思思骂道：一个臭丫头，老爹没脸，做奸卖国，女儿没脸，看人家男人的眼神都不对，眼珠子落茶盏里去了。

第二章 硬论婚嫁

秦桧对段誉谈天说地，海阔天空，讲了好久，段誉便告辞道：“我要回去了。”

秦桧正要答应送客，忽见王氏对他眨眼，他回头对王氏道：“有何事说？”

王氏说道：“请丞相一旁说话。”

秦桧到一旁，王氏说道：“婴孩儿看中了段王子。”

秦桧愕然道：“果真如此？要是这样，便是大麻烦了。”

王氏道：“依我看，要真是如此，就让她嫁与段誉王子，有何不可？”

秦桧沉吟道：“她能嫁与段王子？”他头脑也飞快转动，如是秦可婴真个嫁了段王子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得先跟段睿说一声，看他有否妻子，再作道理。可如何对段睿说知此事，颇费周章。王氏做事老道，她低声说道：“相爷留段王子便宴，我请他两个童子过来攀话，顺便一问便知。”

秦桧答应，去留段睿便宴，段睿只得答应，王氏说道：“相爷与王子说国事，你两个童子听了枯燥，不如与我去后花园闲走。”

老童知王氏是要说什么事，才拉他两人去的，便一揖道：“如此请去好了。”

两个跟着王氏去后花园，王氏问道：“你家王子娶亲没有？”

老童一听，便应道：“没有。王爷说，回去时再替他物色一个妻子，娶了便是。”

王氏心里一喜，心道：原来姻缘真的在这里，要是段王子娶了婴儿，高宗皇帝也得高看秦桧几分。要是能请高宗皇帝赐婚，那样就既有面子；又有身份，岂不是大好的方法？王氏眼珠子直溜溜地转，忽地对少童说道：“你知道王子喜欢什么？你多说说，我听一听。”

唐思思哪里知道段睿喜欢什么？她嗫嚅道：“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，反正他喜欢扇子。”

老童一听，噗哧便乐，说道：“夫人有什么事儿问我好了，他还小，不懂事儿。”

唐思思恨得咬牙：你才不懂事儿呢，我不懂的是你的王